

文化史料

WENHUA SHILIAO

8

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
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 编

0.3

K250.3

1

2:8

文化史料

丛刊

第八辑

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
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

文史资料出版社

B 365162



文化史料

(丛刊)

第八辑

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
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

文史资料出版社出版

(北京太平桥大街23号)

北京燕华营印刷厂印刷

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·全国新华书店经售

1984年5月第一版·1984年5月第一次印刷

开本：850×1163 1/32 印张：8 1/2 字数185,000

印数：1—9,500册 定价：0.93元

统一书号：11224·144

《文化史料》丛刊编辑者

(按姓氏笔划顺序)

马彦祥	孔罗荪	刘开渠	吕长赋
沈从文	吴作人	吴世昌	张毕来
张西洛	张世龄	胡风纶	周士观
贺捷生	黄药眠	曹辛之	

本辑部分作者简介

- 阳翰笙** 全国政协常委、中国文联副主席。
- 陈白尘** 全国政协委员、中国戏剧家协会副主席、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、著名戏剧家。
- 袁雪芬** 全国人大代表、著名越剧表演艺术家。
- 马彦祥** 全国政协委员、中国戏剧家协会副主席、著名戏剧家、戏剧评论家。
- 蔡启瑞** 厦门大学副校长、教授、化学家。
- 张存浩** 中国科学院大连物理化学研究所副所长。
- 萨师煊** 中国人民大学信息系主任、副教授。萨本栋先生的堂弟。
- 罗隆基** 中国民主同盟前副主席。
- 草明** 全国政协委员、著名女作家。
- 叶华** 全国政协委员、新华社摄影记者，著名作家萧三的夫人。
- 安敦礼** 河南省美协主席。
- 黎莉莉** 著名电影演员。
- 凌其翰** 全国政协常委、外交部顾问。
- 朱光潜** 全国政协委员、北京大学西语系教授、著名美学家。
- 袁世海** 全国政协委员、中国京剧院副院长、京剧表演艺术家。

目 录

- 田汉同志所走过的道路 阳翰笙 (1)
- 田老轶事三则 陈白尘 (14)
- 纪念田汉同志八十五诞辰
- 田汉与越剧 袁雪芬 (24)
- 中国舞台协会演出始末 (续) 马彦祥 (28)
- 为纪念田汉同志逝世十五周年作
- 萨本栋与厦门大学 蔡启瑞、黄厚哲 (45)
- 陈璧玉、陈孔立
- 回忆杰出的科学家、教育家萨本栋 张存浩 (52)
- 关于萨本栋二三事 萨师燠 (57)
- 魂系中华 骨归故土 厦门大学在榕部分校友供稿 (60)
- 林 泽 芬 执 笔
- 忆我们的萨校长
- 罗隆基回忆录 罗隆基 (73)
- 我在天津《益世报》时期的风风雨雨
- 我的创作道路 草 明 (94)
- 我和萧三 叶 华 (107)
- 求师学画纪实 安敦礼 (121)
- 徐悲鸿先生怎样教我们学习绘画

为中国电影事业奋斗终生的罗静予同志……黎莉莉 (167)

为发展中国体育事业奋斗六十三年

——记全国政协委员徐英超教授

……………臧权 刘明哲 王瑞璿 (186)

王云五与商务印书馆……………朱蔚伯 (204)

回忆韬奋同志对我的教育……………凌其翰 (225)

胡愈之同志早年活动的片断回忆……………朱光潜 (231)

关于杨荫榆之死……………廖辅叔 (234)

上海公共租界工部局的华童公学……………叶弥诚 (236)

我的舞台生活 (七)……………袁世海 (246)

——艰难岁月

田汉同志所走过的道路

阳翰笙

田汉同志离开我们已经十五年了。十五年来，我们的党和国家经历了深刻而巨大的变化，迎来了新的历史时期。我们坚韧不拔地追求实现壮丽的理想，也反反复复地进行深沉的历史回顾。时间的流逝能淘洗历史，能揭示历史事件的来龙去脉，能显露历史人物的真实价值；更重要的是，通过已经革命实践的再认识，使我们坚定地走中国式社会主义道路。在举国进行两个文明建设的今天，我们不能不想起田汉同志，想起他这样一位中华民族的忠诚儿子，无产阶级杰出的文化战士。

—

在半个世纪的写作生涯中，田汉同志始终和党所领导的新民主主义、社会主义革命的大方向保持一致，始终以他的笔为祖国和人民的利益服务。

早在二十年代初，田汉同志已是一位热情的浪漫主义诗人和戏剧家，他挚爱祖国，同情苦难的民众，投身于反帝反封建的斗争。他从日本留学回国，本来可以从事待遇优厚的工作，他却宁可身无分文而致力于戏剧运动。自己编印刊物，自己筹划演出，睡地铺，吃大锅饭，以百折不回的毅力，从事筚路蓝缕的开创工

作。他以炽热的事业精神吸引了一批艺术家和有为青年，在艰难困苦之中建立了南国社和南国艺术学院，开展了南国艺术运动，给当时文坛以很大的推动，影响遍及南中国。他创作的《咖啡店之夜》、《获虎之夜》等作品，充满了浪漫主义气息，也带着淡淡的哀愁和感伤。当时他还不曾接受马克思主义，不能了解解决中国问题的根本的途径，这是可以理解的。不能夸大早期田汉创作中的感伤成分，因为对黑暗势力的反抗是这些作品的主流，青年田汉的抗争是坚决的、不屈不挠的；他作品中的感伤，也是含有对封建势力的控诉意义的，他的这些作品之所以对那个时代的青年们产生共鸣，受到冲击和鼓舞，并不是偶然的。不久，他又创作了《午饭之前》、《火之跳舞》和《名优之死》等名作，创作方法上的主要倾向是现实主义，它反映了阶级矛盾，揭露了旧制度的黑暗，在思想上、艺术上都有所突破。到1929年，田汉写出了《一致》，这一象征性的剧本，喊出了“一切被压迫的人们，都摆脱你们的枷锁站起来，认识你们自己的力量！”剧本在艺术上有若干不成熟之处，却反映了田汉的创作思想随着革命形势发展而产生的升华；剧本象征着旧世界的溃灭，呼唤着光明的社会来临，充满了昂扬的斗争精神和必胜的信念。田汉同志在1930年的转向，是一个突变；但这一突变不是截然发生、凭空而来的。田汉的思想转变，前后期有所不同，但也有他一贯的精神，有他积极的民主革命的思想基础。

我和田汉同志的相识是在1927年“鱼龙会”上，他热情豪放、光明真率的性格给我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。那时候，田汉同志还没有加入党，但我们党从事文艺工作的同志一直把他看成自己的朋友，党组织一直关心、支持田汉同志领导的南国运动，

通过创造社、太阳社等文艺团体的同志作朋友式的探讨，也通过文艺评论，田汉同志走上了健康发展的道路。左翼剧联成立之前，南国社正在演出《卡门》、《沙乐美》等剧本，女主角俞珊很有艺术魅力，剧场效果很热烈，南国社的朋友们有点为此陶醉。1929年，组织上指派我负责联系戏剧方面的工作。我和赵铭彝同志商量，如何帮助这位卓有影响的艺术家走上正确的轨道。于是，左明、赵铭彝、郑君里、陈白尘等同志从南国社分出来组织摩登社，意在给田汉同志一个推动。我们的田汉同志清算、总结了南国社经历的道路，毅然在1930年以整本《南国》月刊的篇幅发表《我们的自己批判》，公开宣布向无产阶级转向，引起当时文坛很大的震动。不久，在田汉同志的迫切要求下，经过反复研究，由党的中央文委直接吸收他入党。这是一个质的转变。田汉同志由一个革命民主主义者成为共产主义者，成为无产阶级的文艺家。当然，他对马克思主义理解的深度和广度还有一个过程。从此，田汉同志自觉地把自已的全部活动，无条件地服务于党的革命事业。从左翼剧联时期起，经过抗日战争，解放战争，直到新中国成立之后，他始终都是坚定地遵循党所指引的道路前进，是我们党忠诚的文艺战士。

在党的领导下，在艺术剧社、南国社的带动下，革命的、进步的戏剧运动形成了戏剧史上第一个高潮。戏剧协社、辛酉剧社、摩登社、大夏剧社、复旦剧社等组织成立了“剧团联合会”，进而又成立了“左翼戏剧家联盟”。左翼戏剧的十多个剧团所演的剧本，有楼适夷、保罗、赵铭彝等写的剧本，有欧阳老（欧阳予倩）、洪深、丁西林等写的剧本和改编外国的剧本，而左翼戏剧的主要剧作家是田汉，他写了大量富有战斗性的独幕剧。在

三十年代初期，他创作了《梅雨》、《年夜饭》、《乱钟》、《暴风雨中七个女性》、《一九三二年月光曲》、《回春之曲》等话剧剧本和歌剧《扬子江暴风雨》，给左翼戏剧运动提供了锐利的武器，在社会上产生了强烈的反响。在这些剧本中，鲜明的革命主题、工人阶级的艺术形象、在无产阶级革命高度上的爱国主义激情，都表明田汉同志的创作进入了新的高潮，作为党员作家的田汉同志，迸发了巨大的艺术创造力。

记得在1933年为东北义勇军公演，田汉同志主持的左翼剧联发动了三十多个剧团，在上海新世界游乐场里占领了一个剧场，连续演出了一个月。组织上考虑田汉同志的安全，派我通知他不要在公开场合下露面。他却坦然地说：“在群众中最安全！”每天晚上他都到后台去，在化妆室的一角，利用当天新闻编写活报剧，当场演出，鼓动性极强，发挥了很好的战斗作用。帝国主义和国民党反动派对此非常忌恨，他们勾结起来派人到剧场寻衅闹事。当时有两位大力士查瑞龙和彭飞，受了田汉同志精神感召，不仅参加了演出，还分别把守前后台，自动保护田汉和剧团演员的安全。他们打得特务、暗探、流氓望风逃窜，使演出得以圆满结束。有人指出田汉同志不大讲究策略和效果，这一缺点确实是存在的；但事情的另一面，也反映出田汉同志不顾安危、英勇斗争的精神。这样的事迹是不胜枚举的，我们应当辩证地认识这一位生动具体的历史人物，独特的田汉性格。

同年六月，共产国际针对帝国主义集团——国际联盟策划的“李顿调查团”，组织了一个“国际反战调查团”，由英国进步人士马莱爵士和法共中央委员、著名作家伐扬·古久列率领来华。党中央把大部份接待任务交给“文委”。田汉同志巧妙地利用

用几家电影公司老板的关系，在先施公司酒楼举行了包括各界进步人士三百余人的盛大欢迎会。在会上，田汉同志慷慨陈辞，痛斥日本帝国主义的法西斯暴行，揭露国民党反动派的投降政策。马莱爵士和伐扬·古久列同志发表了重要讲话。应伐扬·古久列同志他们的要求，文委接待委员会和田汉同志经过巧妙安排，摆脱了英国巡捕房暗探和国民党特务的监视，把他们送到杨树浦工人区和工人们见面；又通过陶行知先生的关系，田汉同志他们又安排二位使者在上海郊区大场和成千农民会见。这次欢迎会和会见在国内外产生了重大影响，党组织表扬了这次接待工作，同时也评价了田汉同志的贡献。

在三十年代初期，田汉同志利用他所联系的各方面人士的关系为党争夺电影阵地。九·一八事变后，党组织通过田汉同志，动员明星、联华两家电影公司的导演、演员和其它从业人员三百余人，在上海徐家汇一间低矮的摄影棚里举行秘密集会，派人做关于当时革命形势和苏维埃红军取得伟大胜利的报告。这是我们共同工作取得的胜利。当夏衍、阿英、郑伯奇等同志在明星公司建立阵地后，我们利用资本家的力量筹组艺华公司。就这样，我们党和许多进步人士掌握了“明星”、“联华”、“艺华”三家影片公司的编导权，拍摄了一系列反对帝国主义侵略、反映广大人民疾苦的影片，有力地抵制了美国的黄色电影和国内资本家的商业化电影，伸张了正气，在群众中产生了巨大的影响。田汉同志写了《三个摩登女性》、《母性之光》、《民族生存》、《风云儿女》等电影剧本，他所写的电影主题歌如《毕业歌》、《义勇军进行曲》，象狂飙一样传遍全国，极大地鼓舞了人民的斗志。这里还要提到的是田汉同志在各个历史时期写下了大量诗

作，据有关方面估计约近一千数百首之多。他以深厚的功力和卓越的才情，反映了中国人民在党领导下艰苦斗争的历程，抒发了无产阶级积极有为的豪情。可惜历经动乱，相当一部分诗作散失了。

在抗日战争中，田汉同志在郭沫若主持的第三厅工作。根据周恩来同志的指示，他组织抗敌演剧队，在各个战区前线和后方进行了宣传鼓动工作；在桂林，田汉同志根据党的指示，团结戏剧界举办了“西南剧展”。这些活动都成为现代戏剧史上的光辉篇章，田汉同志为党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。在抗战时期，田汉同志创作了《江汉渔歌》、《新雁门关》、《岳飞》等大量戏曲剧本，写了《秋声赋》等话剧剧本，其中《江汉渔歌》反映了全民抗战的主题，曾在大后方广泛演出，有力地配合了我党提出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。抗战胜利后，他写了著名的剧本《丽人行》，反映美蒋反动派夺取了人民抗日战争的胜利果实，有力地起到动员人民进行民主斗争的作用。那时，田汉同志正准备到解放区去，由我主持将《丽人行》拍成电影，扩大这一剧本的影响。

新中国成立后，田汉同志在领导戏曲改进局、艺术局、戏剧家协会等部门工作时，积极倡导戏曲改革，使我国戏曲事业出现了新的繁荣局面。同时，他坚持写作、改编了《白蛇传》、《西厢记》、《谢瑶环》等优秀戏曲剧本。在话剧方面，创作了《关汉卿》、《文成公主》等名篇。其中《关汉卿》以它高度的思想性和艺术性，成功地塑造了关汉卿艺术形象，成为田汉同志话剧创作的最高峰，也是建国以来戏剧创作的瑰宝。

从民主革命到社会主义革命，田汉同志始终艰苦奋斗，始终以他的艺术创作和文艺组织活动为党的总路线总方向服务；他时刻以党的利益、人民的利益为重，在半个世纪的斗争中，作出了

巨大的贡献。他性格豪放不羁，但要端大节始终是坚定明确的。从入党时起，他对党组织忠诚坦白，对同志推心置腹，表现了共产党人光明磊落的品德。尤其值得称道的是，田汉同志政治上很虚心，非常尊重党组织。他有时凭感情冲动办事，不大讲究影响效果。但他能正确对待同志的意见，勇于批评和自我批评；对党组织的意见绝对尊重，并且坚决在行动上改正。我比他小四岁，赵铭彝同志是他的学生，保罗同志是他的学生也是他的后辈，但只要我们是代表党组织发表意见，他就虚心听取，认真付之实行，这是他的党性所在，也是他取得事业成就的保证。

二

田汉同志一生密切联系群众，和人民同甘苦、共患难；他搞五湖四海，广泛结交朋友，引导他们来为革命出力，这种群众化的作风是十分珍贵的精神财富。

从南国社起，田汉同志就平易近人，和群众打成一片，一块吃大锅饭、睡地铺，一块找剧场、布置演出。他习惯于生活在群众之中，以和群众在一起为最大的快乐。他能在闹哄哄的剧场写作。一边写，一边刻印，一边排演。我亲眼看到这种情景，很受感动，他可以在热闹场合静不下来的情况下写作。演员们有什么要求，他尽量满足，加人物、加台词，都能做到；专为演员写本子的事例更不少。别人有了困难，他就一片赤诚地帮助解决；别人经济发生恐慌，他有稿费就拿出来买米，有饭大家吃，没有了再设法筹划。南国艺术学院教课是没有报酬的，他不仅乐意为之，而且为学校筹款；到“南国”学院学习的学生出不起学费不算，还由田汉同志管生活费。人们喜爱田汉是有道理的，他就有那么

一种巨大的魅力。到了左翼剧联时期也是这样。大道剧社、五月花剧社、春秋剧社等等，田汉同志和他们处得水乳交融。所不同的是，除了一以贯之的事业精神以外，作为共产党员，田汉同志更注意将群众团结在党的周围。记得在第三厅工作时期，田汉同志已届中年，他还是坚持和年轻的演剧队员们一起参加军训，一起爬、滚、扑、打。昙华林充满了乐观主义的气氛，与田汉同志等领导干部身体力行有密切关系。抗战后期，田汉同志和湘剧宣传队一起巡回演出，长途跋涉，风餐露宿，始终和大家同甘共苦，建立了深厚的情谊。

“田老请客”是当时流传的佳话，他确实不计较经济，不拘泥细节，又常常不带钱。在南岳时，政治部副部长黄琪翔请客，邀田汉吃饭，说明来一桌人。到时候，田汉同志带了三厅各处的同志三十多人来赴宴。黄琪翔哈哈大笑，说“我事先就防了你这一手，准备的酒席恰好是三桌。”田汉同志即席赋诗一首，哈哈大笑不已。这种热情奔放，平易近人的作风曾被人称之为“田汉风”。

田汉同志和戏曲界的关系有必要讲一讲。早在二十年代，他和周信芳、高百岁就有密切的交往。他为周、高二位写本子，高百岁还点了香烛，正式拜田汉为师。五四以来的新文艺工作者往往不大看得起戏曲和戏曲艺人。而田汉同志则不然，他重视戏曲艺术，认为新歌剧要以旧歌剧为基础，一直致力戏曲改革；他尊重戏曲艺人，无微不至地关心他们的疾苦，成为戏曲艺人的知己。他来到一地，没有几天就和当地剧团交上了朋友，并耐心地引导他们走上进步的道路。除了川剧以外，许多戏曲界人士都是田汉同志介绍我认识的，高百岁、李紫贵、郑亦秋、金素秋，还有桂剧四大名旦等等。田汉同志是有名的大作家，但一点不摆架

子，来到一起就一块喝酒、谈天，为演员们作词、题字。他还会哼几句京剧《秦琼卖马》，拉上胡琴就唱。这种真诚相待的态度，赢得了戏曲界的尊敬。在他的组织和影响下，京剧、湘剧、楚剧、汉剧许多演出团体参加了救亡宣传。当时，龚啸岚、王若愚、沈云陔等同志做了不少抗日工作，在田汉同志影响下，朱双云等人还出来主持义演，支援前线。1939年，第三厅撤退到重庆，楚剧宣传队也跟到重庆。四川群众不大懂楚剧，楚剧宣传队经济陷于困难。后来，第三厅改组，我们没有钱支援他们，而国民党则加以利诱。这些楚剧艺人很有骨气，宁可饿饭也不愿意加入国民党，主要演员卖了头面养活大家。龚啸岚同志是我安排到第三厅工作的，后来又在文工会工作，就是让他们联系楚剧界群众。到了重庆另组文化工作委员会时，我们没有忘了楚剧演员们，当时由石凌鹤同志和他们联系。抗日战争时期，许多戏曲艺人们和我们共过患难，做了不少工作，有的还作出了牺牲。田汉同志在团结戏曲界群众的功绩是不能埋没的。

接触广泛，搞五湖四海、三教九流，是田汉同志联系群众的一个特点。在他交往的人士中，有爱国将领、新老文人，有宗教界进步人士，有大力士、江湖术士等等，大都通过和田老的关系，为革命工作做了好事，有的走上了革命的道路。有一个江湖术士叫叶大密，精于太极拳术，能用气功治病。于伶同志患胆囊蛔虫病，十分痛苦。叶大密能在三十分钟内使他止痛，再到医院就医。艺华影片公司的老板严春棠原来是烟土贩子，后来转搞事业。严春棠拜叶大密为师，学习拳术。叶大密介绍田汉去作艺华公司的总顾问，我作编剧主任，廖沫沙同志也去了。后来艺华公司被反共分子捣毁。严春棠还来找我们商议拍摄影片《逃

亡》，也是通过叶大密接的头

田汉同志结交三教九流是有原则的，即是通过工作，为革命事业争取有利因素，这是一种远大的事业目光。周恩来同志曾在文艺界领导干部的会议上说过：“田汉同志在社会上是三教九流、五湖四海无不交往。他关心老艺人，善于团结老艺人，使他们接近党，为党工作，这是他的一个长处。这一点，你们在座所有的人都不如他。”田汉同志紧密联系群众，不断从群众中吸取力量，这是他永葆革命青春的重要原因，也是留给我们的宝贵精神遗产。

三

在我国文艺运动的长期实践中，田汉同志十分重视教育工作，为新中国文艺事业培养了大批骨干力量；他巨眼识人，善于发现人才，热诚扶助人才，充分发挥杰出人才的作用，其影响不可估量。

早在南国运动时期，田汉同志就十分重视文艺人才的培养。在他的周围聚集着一批有志青年，大家勇于实践，锐意创新。南国艺术学院时期更是以培养人才为目标，严格区别于那种商业性办学。在经济条件艰难，政治环境险恶的情况下，田汉不取报酬，以坚忍不拔的毅力为文艺事业建造队伍。南国艺术学院的物质条件是十分简陋的，但它造就了像郑君里、陈凝秋、左明、保罗、陈白尘、万籛天、金焰、吴作人、赵铭彝、顾梦鹤、廖沫沙、张谔、陈明中等一大批骨干力量。这里列举的是不完全的，顺序也没有讲究，只是证明人才之多而已。在左翼剧联时期和抗日战争时期，他都注意造成队伍、训练骨干，象抗敌演剧队、歌剧训练班、四